

第一辑



瞻顾文丛

邵燕祥 著

无权者说

邵燕祥

福建人民出版社

邵燕祥 著



瞻顾文丛

无叔者说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权者说/邵燕祥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9

(瞻顾文丛)

ISBN 7-211-03955-8

I. 无... II. 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259 号

瞻顾文丛

无权者说

WUQUANZHE SHUO

邵燕祥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4 插页 241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3955-8

I·92 定价: 21.4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何满子

主催者语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致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前 记

这是我 2000 年随笔杂文的结集。这一年间的所感所思，喜怒哀乐，几乎全在这里了。编集子我喜欢这样编法，即按写作时间为序，不硬去分类，因为本来没有什么体系，更没有什么计划，“随想随写”，同代人看到篇末的日期，也许会有点亲切之感吧。

我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多写诗，后来则多写杂文，诗只是兴之所至偶然写一点，且这“一点”中虽还有所谓“新诗”，更多的是旧体中的“打油”一流了。我过去说过“把杂文引进诗，并把诗引进杂文”的话，这些打油诗可以叫杂文诗或索性叫杂诗。十年来的这路东西没有集中发表过，今年陆续整理出来刊于《湘泉之友》小报上了，每组诗各加小序。现一并收录于此，同杂文一起奉献给读者，使这本书益见其“杂”耳。

我愿意这样面对读者。现在是 2000 年年底，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当已在 2001 年。但我还是像在岁末一样向你们恭贺新禧，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在迎接万古常新的日出，并且怀着新的希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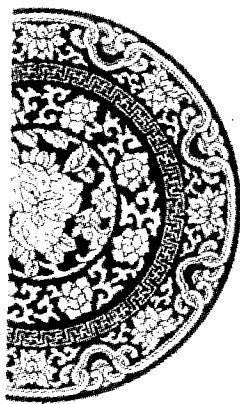
2000 年 12 月 26 日





1933 年生于北平。1947 年参加革命。当过左派，划过“右派”，做过资料员、编辑、记者，写过诗、小品、散文、剧本，给剧团拉幕、装台、追光、打杂，在农村种过稻田、管过果树、挖过河、拉过车、起过圈，但是从没帮过厨、养过猪、赶过车，怕我投毒杀人、伤害牧畜、破坏生产。1979 年起，这种被视为异类的生活告一段落。回顾前半生，无论发言或沉默，往往由人不由己，属于人格被长期扭曲的一代。所幸 80 年代以后还没有丧失写作能力，这才又写些诗和随笔，呼吁人的尊严和社会的进步。有《到远方去》、《邵燕祥诗选》等诗集和《忧乐百篇》、《邵燕祥文抄》等杂文随笔集多种行世，此外还编著有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

邵燕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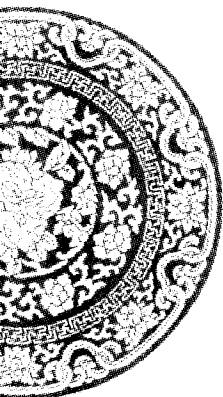


目录

喻
愿
文
丛

▲
无
权
者
说

- 1 致贺雄飞
- 2 致昌耀
- 3 《郭小川全集》与真实的郭小川
- 7 路 议
- 10 毁我长城
- 12 大人物的气
- 13 趁明白收摊儿
- 15 小破扫帚
- 17 为陈抗行《鸵鸟集》作序
- 20 有了丑闻之后
- 21 究竟为什么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后
- 27 我的“小蜂房”
- 30 阿 Q 圈儿没画圆
- 33 小议“政治资本”
- 37 读唐达成的书法
- 38 定和旋
- 40 面对历史的尴尬
- 42 叶圣陶之哭
- 44 政治色彩
- 46 回答和不回答
- 49 民歌与伪民歌
- 53 说乡愁
- 58 搞不懂啦，希特勒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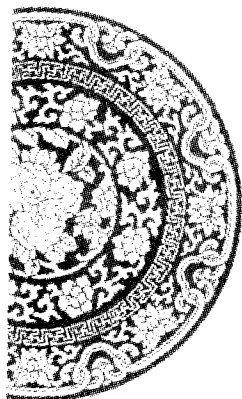
▲
无
权
者
说

- 61 打便宜手
64 为孙光萱《诗海拾贝》题词
65 人民应有不挨打权
68 庚午杂诗一束
72 交河故城

76 萧山访蔡
79 又该是谁捞一把
82 九言诗的一次小试验
87 学府轶闻
89 有声的中国
91 冒充情人
93 是无天理
94 先人民之富而富

96 《鲁迅：人，还是神？》序
99 诗人公刘的《纸上声》
103 向谁质询
106 什么榜样最有力量
108 谁拐卖了张家口六姐妹
110 文件永远不过时吗
112 害群之马与害马之群
113 看阿莲，说卖座
116 浆糊越捣越稀
118 也谈格瓦拉
121 素 质

——为《中学生小百科》作



目录

瞻
愿
文
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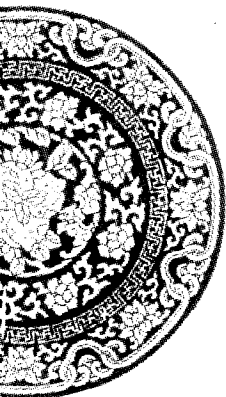
▲
无
权
者
说

- 123 小孩画画
125 说“摆平”
128 史无前例和史有前例

- 130 罪·刑·法
134 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136 说清算
139 与谁方便
附：谁家的“畅通工程”（孟波）
142 你代表谁
144 合则全璧
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散文卷》
补遗篇目

- 147 未申酉戌杂诗抄
153 就胡长清案与鄢烈山商榷
159 何必加引号
162 卖 放
165 无意当“托儿”
167 难兄难弟
169 黑龙江上有了桥
172 黑窝何处

- 174 怎么“惯”出来的
177 为刘荒田书系作序
179 当代的《徐霞客游记》
182 夜读《中国反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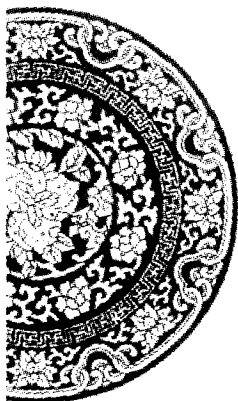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
无
权
者
说

4

- 186 伏天断想
- 191 不安的灵魂归宿何处
——读高莽《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
- 195 徐迈进写《囚徒歌》
- 198 关于丁玲
- 201 乙丙杂诗抄
附：黄苗子原诗五首
- 207 祝贺《一个人的抗战》首发
- 210 言语的隔阂与流通
- 213 《辞海》的分册版本
- 215 《家》的绘图本
- 217 车祸背后
- 218 “打私”？
- 220 不必担心
- 222 谁相信“承诺”
- 224 论批评
- 225 行早秋山中
- 227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声音
- 230 为“三陪小姐”一辩
——附：一个小补正
- 235 经济于我如浆糊
- 238 打枣的日子
- 240 嫩 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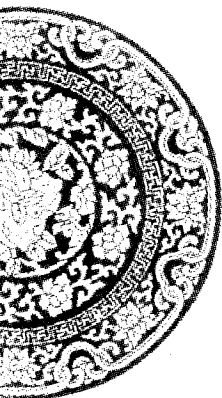


目录

瞻顾文丛 ▲

▲ 无 权 者 说

- 242 变 味
- 245 白 露
- 247 编辑的权力
- 249 一个城市的形象
——夜读抄
- 252 这里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
附：盗墓者重刑 毁城者何罪？
(蔡定剑)
- 255 领导干部就是政治家？
- 257 彼一雷锋 此一雷锋
- 260 北新桥的命名
- 262 “扩散”与“防扩散”
- 267 推荐几本书
- 269 公信的底线
- 275 追 踪
- 277 介绍焦国标的一篇文章
附：农民多老才能“卸套”(焦国标)
- 281 老皮真逗
- 283 说屈辱
- 286 为《箫声剑气》作序
- 288 意外来鸿
- 290 一个集会结社的故事
- 294 不仅是美国的事情
- 299 教人说什么好
- 302 丁丑杂诗十三题



目录

瞻顾文丛 ▲

▲ 无权者说

- 307 从新鲜到腻味
- 310 差一步功夫
- 312 换一个思路
- 313 查 谣
- 315 历史臆测
- 317 虎年兔年杂诗抄
附：胡征和诗
- 322 说长道短
- 328 神秘谷
附：天柱山上的诗谜——王安石还是黄庭坚？（菲家升）
- 336 历史的感叹
- 340 琢磨报纸
- 342 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
- 346 析“人上人”
- 349 再谈编辑的权力
- 353 《为“三陪小姐”一辩》书后
- 355 不封笔
- 357 小学课本里的诗
- 360 从一个侧面说“共产”
- 366 有数字才可比较
- 368 正常和不正常
- 371 梁漱溟平生不作诗

致贺雄飞

雄飞先生：

新年伊始，收到您寄来的朱、徐、秦三位文选并《先声》一书（后书我曾嘱女儿从市上买来，这次得副本，即转赠给她，她极高兴），并承邀参加研讨会，谢谢！（《边缘思想》前已由《天涯》寄来）

这次研讨会，阵容极盛，除学者、作者们外，并有有关报刊负责人，其中多有良友，我是很想参加的，但还是不得不写这封请假信。

我近犯早搏，经诊治服药，略见稳定，本来开个会见见朋友，只要不绞尽脑汁考虑发言，也是可以的。但因我早曾约定中旬有一次海南之行，为了“养精蓄锐”，力争行前更加平复，我还是减少活动为好。这一点想蒙谅解。

我们年轻时，如40年代，当时社会上有所谓“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之说。现在好像除了有条件“纸醉金迷”的人“醉生梦死”以外，也颇有人希望物质上并不富裕的普通人也“醉生梦死”，达到精神上的贫困。这是应该警惕与避免的。你们这两套丛书体现了这一清醒的努力。祝诸事顺利！问候徐无鬼等诸兄。

新年好，新世纪好！

燕祥 2000年元月2日





致 昌 耀

昌耀：

放下电话，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你肉体上的痛苦，我无法分担；但愿以我的心灵，为你
向一个新的远方送行。

我们横渡了 20 世纪，从灾难的海上幸存下来。然而人生苦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六十岁与九十岁其实都是须臾。你在颠簸了二十一年之后，所幸赢得了又一个二十一年，你活过，你沉思过，你歌唱，你言说，你无愧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诗人。

我们相识较晚，我是从二十年前《大山的囚徒》得识你的风格的。在我们同代众多诗人中，不乏诚恳善良的作者，但你得到了诗的真谛。

你的生命长存在你的诗中，你的诗将在知音者心中长存。

在你告别你我都不无依恋的这个世界的最后日子里，我和你的朋友和读者陪伴着你。

燕祥 2000 年元月 2 日

《郭小川全集》与 真实的郭小川

郭小川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今天我们因他的全集出版而谈起他，不只是因为他在革命诗歌史上的意义，更是因他的生平、思想历程的典型意义。他作为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代知识分子干部（即所谓“三八式”的一部分），在“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是文艺家”的原则下，在战争和战后两个时期所遭逢的喜怒哀乐，他参与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感谢小川的亲人们，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小川遗著和遗物中的文字材料尽可能详尽而存真地整理出来，编为全集。我们的名人、名家不少，文集、全集也编了不少，但是不久以前，人们已经发现了“全集不全”的现象，许多应该收入的篇章没有收入，或是收入时作了删改。（《郭小川全集》未收小川 1957 年 8 月 20 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冯雪峰的发言，是一个重大的遗漏。这一发言见中国作协 1957 年 9 月内部印发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33—140 页。这份材料小林、晓蕙他们没有见到过，他们表示有机会时将予增



订。2月19日附记)

删蕸枝叶者必得不到花果。即使仅仅从了解“这一个”名人、名家的要求出发，也是如鲁迅说的“倘有取舍，便离真实”。中国古来有“知人论世”之说，对于一般以诗文传世的人，也许除了专家谁都只重作品，不问其他，甚至对大节不完的人，也采取“不以人废文”的宽容态度。然而对于在历史上或具体说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人，则不但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个人出处，交游，历来的曲折乃至歧途，也是了解得越多越细越好，这样才便于更深入地诠释文本。

就我们原来所见的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要对郭小川的作品主要是50至70年代的诗歌作出诠释，差不多可以说已经够了。而现在全集所提供的新材料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认知的价值。我在这里指的主要是未曾发表过的书信、日记和“外集”部分，这有助于我们更贴近小川的内心世界。他作为一个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受到信用的干部之间的心理矛盾，不止表现在党务政务同写作争时间、分心力，而且表现在他的比较活跃的思维与惟命是听的组织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像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思考过对艾青的斗争如何把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不讲理的环境里，他在回答批判质询和进行检讨时，在既定的话语系统内部，他也仍然力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某些异议或自我辩护，例如关于他对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看法（为什么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他的解释是巧妙的，用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地方，如同对所有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写的文本一样，我们要会看，要在字里行间看到言外之意。